

戴笠的生活片段(三)

● 黃天邁

(本文插圖刊第5頁)

知人善任兼容並蓄

記得好幾年前，今總統蔣經國先生曾對一位前軍統局老幹部說過：「戴笠用人，如名醫用藥，敢用猛藥開方，有特效功能，而無沖剋，絕非庸醫所能做到。」一語道破戴笠先生用人的特長：知人善任，兼容並蓄，成就非凡。

戴先生於民國卅二年出巡蘭州時，負責訓練工作的幹部說人才難求。戴先生說：「伯樂不應只重視千里馬。伯樂果真知馬，則除良馬可供千里馳驅外，老馬亦可識途，驛馬亦可負重，野馬亦可馴服。用人何嘗不然，量才取用。天下無不可用之才。」戴先生有高超的見解，又能付諸實行，故能有輝煌的成就。知人難，用人更難，使被用者有「爲知己者死」的工作熱忱，難上加難。如所週知，戴先生都已做到。

軍統局同其他軍政機關，不是衙門，是一個大家庭。構成大家庭的分子不分智能、不分出身、不分學歷、不分畛域，都能在「家長」戴先生領導之下，作最高度的奉獻。其中有不少奇才異能之士，或鋒芒畢露，或溫恭自虛，或運籌帷

幄，或效命疆場，或爲科技專家，或爲行動健將。此外，看似平庸而有一技之長者也在羅致之列。戴先生一視同仁，使共鑄於革命洪爐，組成雄壯堅強的戰鬥隊伍。

同志們私下常稱戴先生爲「老闆」。戴先生說：「這是海派商場及封建社會用的稱呼，非常刺耳。怎可以在我們革命團體裏使用！」我說：「同志們這樣稱呼，表示尊敬，且有親切感。對內絕不對外，似無禁止之必要。」戴先生一笑置之。又有同志說戴先生是「老大」，同志們都是「老二」。意思是說：每人都由戴先生直線領導，雖有職銜之分，並無上下之別。實際上工作還是分層負責，精神上則唯「家長」之命是從。「團體即家庭，同志如手足。」維繫整個大家庭，靠「感情、理智、紀律」。最重要的是戴先生愛人以德，寬猛相濟，一切出於至誠。同志受戴先生「忠於國家、忠於領袖，犧牲奉獻的大無畏精神」的感召，故頑廉儒立，協力同心，創造奇蹟。

一個冬天晚上，戴先生邀請胡靖安在公館餐敘，我也在座。胡靖安，江西人，軍校二期畢業。

北伐時任職總司令部，主管情報，戴先生爲其助理。後胡奉派往德國進修，所遺職務由戴先生接替。由聯絡組、特務處、至軍統局，戴先生受委員長特達之知，屢建奇功，位躋顯要。胡靖安回國後，委員長命其助理軍統局工作。以二期學長昔日主管來助理六期同學昔日部屬，胡不免叫屈。戴先生予以適度禮遇，使負責訓練工作。那一晚餐敘時，胡喝了不少酒，大發牢騷，他說：「局本部大門真難進。警衛不認識我，跟我打官腔。潘其武睡懶覺，整個上午不見客。我坐在你辦公室內，叫值日同志通知毛人鳳，我等了很久不見人影。我想我必是不受歡迎，只好乖乖的溜走。」戴先生笑着說：「警衛有眼不識泰山，該打！潘其武常通宵工作，早晨補睡，也是有的。毛人鳳廿四小時都在辦公室。你未事前通知，也許他正在主持一項會報，或值日同志傳話不清，故有此誤會。不過，我還是要查究。」胡反而覺得不好意思，他說：「算了，何必讓我又得罪人。」戴先生轉移話題，問胡對德國的觀感。胡自命德國問題專家，提到德國，他興高采烈，盛讚德國陸軍，滔滔不絕。一切牢騷隨之消失，盡歡而

有金筆一套（鋼筆及鉛筆），手錶一隻而已。重慶曾家岩公館內，一草一木皆登記為公物。戴先生殉職後，我曾在北平什錦花園公館住過一短時期，傢俱陳設無一不是公物，辦公桌上的筆硯也不例外。戴先生生前所用羊毫筆仍插架上，睹物思人，我不忍使用。戴先生最恨貪污、營私舞弊，他常訓誡同志：「革命是犧牲，生死都置之度外，要錢做什麼！名利客不要進軍統局的門！」曾任軍統局第三處（司法）處長資深法官徐業道（鎮埏）說：「戴先生有什麼？一腔熱血、兩袖清風！」

戴先生在蘭州養病時期（民國卅二年），委員長准假一個月，為歷年來最清閒一段時期。我從省府借來左文襄奏摺全集、甘肅省誌、新疆輿地誌及有關左宗棠幕僚文稿事蹟等書籍多種。戴先生認真閱讀，常與我討論左公政績及西北問題。戴先生說：「左宗棠在西北遺愛至今，令人欽敬。主要奏摺皆親自起稿，言人所不敢言，見解精闢，風骨嶙峋，忠直剛毅，為滿清封疆大吏所少見。」又說：「西北邊防重要。如國家任用的人，使政治修明，各民族和睦相處。從事經濟建設，整軍經武，外禦強敵，實為國家百年大計。抗戰勝利後，我同志來西北墾殖，對國家貢獻必大。左宗棠時代，軍事、交通、經濟、技術等一切落伍，他有那麼大的成就。我們以現代化的管理及建設，配合本局的人力，取得美援，則成就豈不更大。」

過了年（農曆）戴先生病癒復元，出發西安。在西安住了四天，每天與胡宗南會晤。他們兩

位既是軍校先後同學，又是密友知交，無話不談。他們也曾談到大西北問題。談的非常廣泛，一個結論是：勝利後請准委員長共同開發大西北，使成為堅強的反共堡壘。一晚戴先生與胡宗南談話回來，非常興奮。他說：「胡長官眼光遠大，與我所見不謀而合。一旦時機成熟，大西北計劃當可實施。可慮者，到時政治環境及共產黨動向不允許我們往邊疆發展。委員長如仍需要我應付迫切問題，則遠程計劃即無從實現。」

回到重慶，一次在「十九號」高級幹部會餐時，二處處長王新衡忽提出一個問題，他說：「不知道該不該說，大家心裏都想問又不便問：委員長百年後我們的出路如何？」大家以為戴先生聽了會發脾氣，結果是多慮。戴先生說：「你們真傻！敵人及共產黨一天不消滅，國家仍需要我們。中央有宋（子文）先生支持我們。地方有胡（宗南）先生支持我們。萬一在中央無事可做。胡先生會支援我們前往西北拓邊墾荒。放心，不會無事做的。」當時大家聽到戴先生提起西北，並未十分注意。我深悉戴先生受左宗棠的影響，又得胡宗南的鼓勵，有志邊陲，自意中事。

戴先生遇空難前幾天，駐節天津、北平。勝利後有人攻擊「特務」，危疑震撼。戴先生對同志的出處，晝夜思維。那幾天與同志談話，似有「交代後事」意味，其實是為了應變未來，並非交代後事。一天我與戴先生共進早餐，他說：「看情勢軍統局面臨改組或撤銷命運。我如不能去美國與美海軍洽商今後合作，真要去西北墾荒了。」戴先生念念不忘西北。當時共產黨猖獗，國

事日非。委員長本身亦成爲惡意攻訐的目標，更談不到西北遠略。果真戴先生與胡（宗南）先生共同往西北發展，則大陸赤化後，必可留一片乾淨土。

天降奇禍碧血千秋

民國卅五年三月九日，戴先生由上海飛抵北平，一到即電天津命我及王魯翹趕往北平隨節。王魯翹，山東人，忠勇精敏，爲赴河內制裁汪精衛的「四劍客」之一。戴先生每到北平，必召王魯翹擔任隨身侍衛，是我最好的搭檔。我到北平後住北京飯店，每天到什錦花園，有時與戴先生共進早餐。中午參加高級幹部會餐。三月十三日去天津前夕，戴先生看似心情沉重。關於我個人出處，他說：「我已與宋（子文）先生說好，你去南京，他將派你往海外工作。陳質平已內定出使菲律賓。可能派你去中南半島，越南或泰國。」關於大局，戴先生說：「未來趨勢，軍統局必須改組。有四個可能方案：一、緊縮爲專管軍事情報單位；二、成立如美國中央情報局及聯邦調查局兩個單位；三、成立警察總署，本局同志整編爲正規警政人員；四、與美海軍部合作，成立海軍部。委員長仍需要我們，究竟施行那一個方案，尚須考慮政治環境，由委員長親自核定。」

十三日我隨戴先生去天津，住吳幼權公館。在天津處理人事問題，如加強稽查處及天津站功能，密切連繫運用幫會英豪。天津警察局增加裝備，由李漢元（警察局長）與我編列預算，連夜起草呈文，將由戴先生親交宋院長核定。軍統局

人事處處長龔仙舫想要我接任天津站站长，戴先生說：「不行，他要出國。」

戴先生原定十四日飛青島，因事延擱一天。戴先生在天津，有愛國商人黃翠柏提供公館及汽車，戴先生借用汽車，但公館則未往住。戴先生覺得欠黃翠柏一個人情，他邀我同去拜會黃先生，表示謝意。戴先生問黃：「我明天去上海。你不要搭便機去上海玩一趟？」這對黃是意外驚喜，他說：「謝謝戴先生好意，我願意去，但恐怕回來機位不易得。」戴先生說：「不成問題，我負責送你回來。」第二天黃翠柏準時到吳公館，隨戴先生同往登機，不幸一起罹難。空難經報紙公佈，說同機有黃某，遠處朋友還以為是我。我當電請毛（人鳳）先生負責將黃翠柏遺骸運回

慰

作榮老友

· 邢慕雲 ·

彼世雖未知	此世何足戀
身後未必虛	靈山可徵驗
眼前未必真	浮雲多幻變
況復風與塵	紛擾令人倦
留者但盡心	去者長遺念
太上本忘情	願君揮慧劍
試夢莊生蝶	翻飛花片片

寫於丁卯年十月

天津，以履行戴先生生前的諾言。

戴先生於十五日搭機飛濟南轉青島，十七日由青島飛上海，因上海天氣惡劣改飛南京。戴先生在天津機場登機時，與送行同志熱烈握手，臉色發青，大家很耽心戴先生生病。十八日清晨，王魯翹對我說：「我夢見戴先生，面色發黑，會不會出事？」魯翹尚未結婚，住在我家。我聽他一說，為之吃驚，我也做了同樣的夢。

那天下午，張果為結婚，舉行舞會，我被邀參加。舞會正在進行，忽見吳幼權太太（即朱九小姐）在門口招我出去。出門後她說：「消息不好，戴先生座機始終沒有降落南京，恐怕出事了！」我們那還有心情跳舞，與幾位同志商量，派一同志前往北平探聽南京來的消息。第二天派去的同志回來，我與吳安之、吳幼權、傅有權同往火車站迎接。得悉空難已證實，戴先生與同機者全體罹難。我們抱頭痛哭，猶冀是幻非真，是一場噩夢！

同機駕駛員馮根忠，人事處長龔仙舫、翻譯官馬佩衡、報務員周在鴻、副官徐榮、警衛曾紀華、何聖義、客人金玉坡、黃翠柏。駕駛員如果是美國人，必不肯穿雲下降。馮根忠與戴先生有師生之誼，絕對服從戴先生命令。戴先生預定時、地絕不變更，冒險不只一次。想不到這一次竟以身殉。

馬佩衡原在楊家山擔任外語班教官，精通英文，以思想有問題，在楊家山苦守多年。他請我轉求戴先生讓他隨節，「見見世面。」我說戴先生即電召馬去北平隨節，竟送了一命。我

原為隨節人員，到天津後，戴先生留我與美海軍連繫，否則也會同機。另二人逃過此劫，李博高也是戴先生英文秘書，因送貝樂利上校回國，先期去上海。毛鍾新是機要秘書，離不開戴先生左右，因病住院，也逃過一劫。死生有命，在劫難逃，然乎否乎？

噩耗傳來，舉國震悼。同志在北平弓弦胡同設靈堂。鄭介民先生主持悼祭，剛說了一句話即泣不成聲，全場痛哭，歷久不能抑止。戴先生靈柩初厝靈谷寺，六月十二日由委員長主持公祭，十四日出殯，安葬紫金山革命將士公墓。委員長蔣公晚聯是：

「雄才冠羣英，山河澄清仗汝績。

奇禍從天降，風雲變幻痛予心。」

匾額是「碧血千秋」蓋棺定論，「山河澄清」肯定了戴先生一世功勳。蔣公在祭文中有一「心傷天喪，五內俱煎，惟君之死，不可補償。」沉痛的辭句。「不可補償」是傷後繼無人，也肯定了戴先生在歷史上的地位。一般誣造造謠的人還有什麼話好說！

陸根泉（營造業鉅子）為戴先生生前好友，他負責戴先生墓地工程。安葬後他夢見戴先生對他說：

「你做的石板墓碑方向不對，偏斜好幾度。

他以為是幻夢不以為意。第二天夜裏又做同樣的夢。這一次他緊張了，去墓地仔細測量，果然石板及墓碑偏斜，當即改造。此係陸根泉親口對我說的。戴先生生前精細，尤其對建築工程非常認真，死後英靈不泯，緬懷知遇，無任神馳！